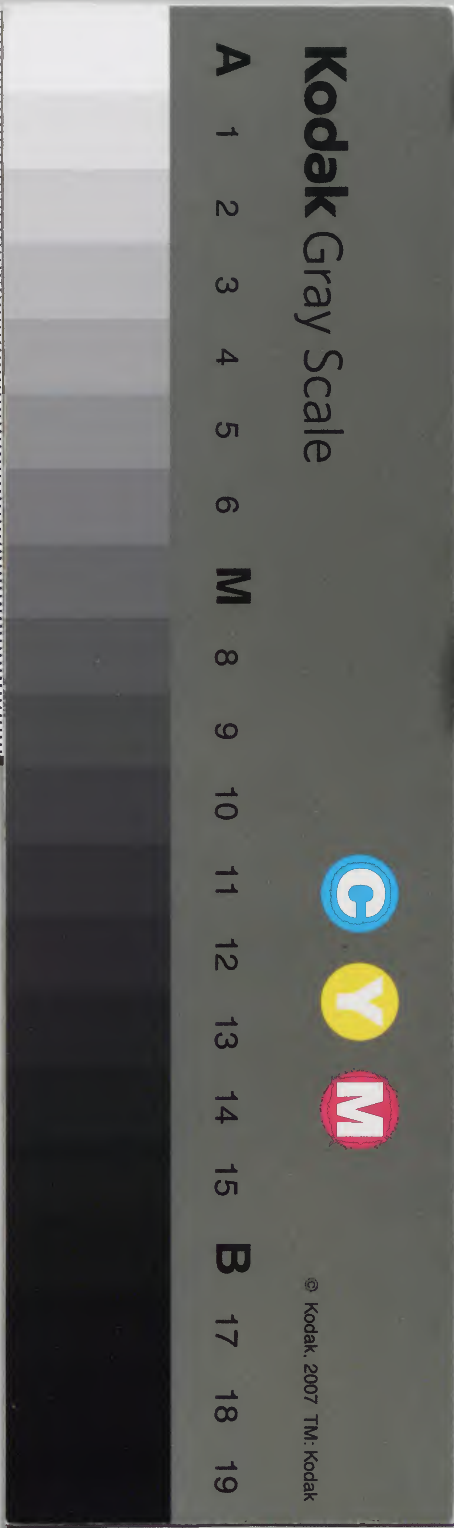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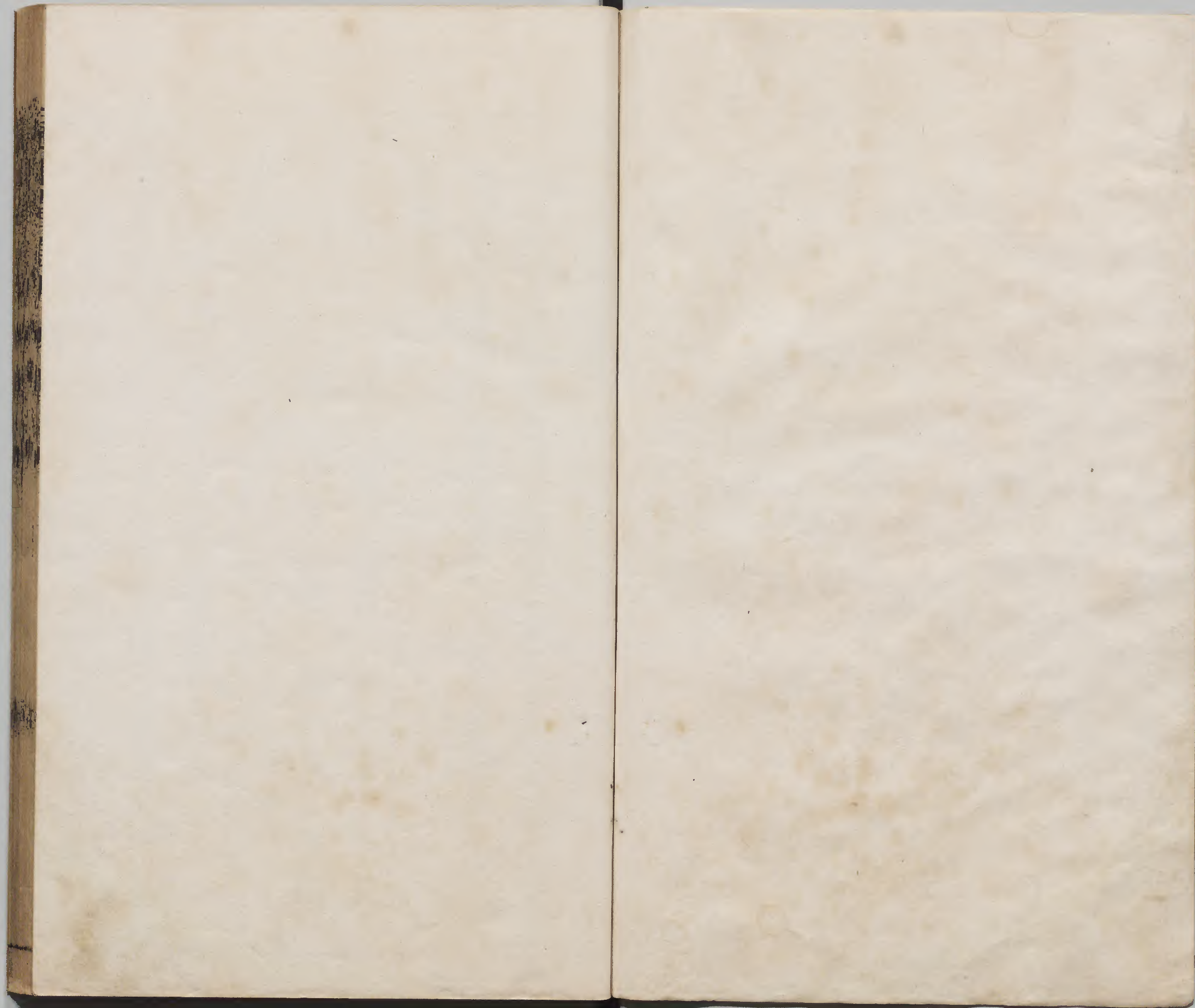
唐紀

自一百九十五
至一百九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94)		
函號	別	7	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淺草文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唐紀十一 起疆圉作噩五月盡上章困敦凡三年有奇始丁酉終庚子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上

貞觀十一年 觀古 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

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 上時掌

詔翻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

虛言也書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孔安國注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而侈自

至魏徵引之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

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

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

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

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

莫如亡國扶夫音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

去羌呂翻遠于願翻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

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

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去羌呂翻遠于願翻易以鼓翻六月

右僕射虞恭公溫彥博薨前寅謝翻謚法尊賢敬讓曰恭執事堅固曰恭執禮

御賓曰恭彥博久掌機務知無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

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

其安逸竟天天年天於紹翻丁巳上幸明德宮顯慶二年改明

德宮監為東都苑南面監已未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

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令力丁翻戊辰又以功臣

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為刺史長知兩翻亦令世襲非有大

故無得黜免 已巳徙許王元祥為江王 秋七月

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按唐六典洛陽都城隋大業二年詔楊素宇文

太宗非真讓茅土特以試功臣耳

愷移故都創造南直伊闕之口北倚却山之塞東出灑水之東西踰澗水之西洛水貫都有河漢之象焉東去故都十八里都城西連禁苑穀洛二水會于禁苑之間至玄宗開元二十四年以穀洛二水或泛溢疲費人功遂出內庫和雇修三陂以禦之一曰積壤

官寺民居

壞音怪

溺死者六千餘人

溺奴秋翻

魏徵上疏

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

外

漢書藝文志曰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上時掌翻

自王道休明十有餘

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

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

治直吏翻

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

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

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

夫音扶

然才

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

姦宄其禍豈不深乎

宄音軌

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

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

復扶又翻

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

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

治直吏翻

不然危亡之期未

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

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

智

事見八十七卷晉懷帝永嘉三年語牛倨翻

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

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用董安于西門豹事

乙

未車駕還洛陽

自明德宮還洛陽宮還從宣翻又音如字

詔洛陽宮為水

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少詩沼翻下自外衆材

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上時

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掌翻八

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游獵太頻今

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于後苑無一

事煩民夫亦何傷扶夫音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

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正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

有益於國休一遣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

而遣之勞力到翻侍御史馬周上疏上時以為三代及

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

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

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

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

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

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

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極欲而不至於亂斯確使

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論也又京師

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

以為儉乘繩證翻夫昧爽不顯後世猶怠左傳晉叔向引

誰肯說

言杜預注曰昧旦早起也。不大也。言陛下少居民間。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夫音扶。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少詩照翻復扶又翻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長竹兩翻更工衡翻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復扶又翻下不復同又音如字故當脩於可脩之時。不可悔之於已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觀古玩翻歉苦筆翻穀涼傳曰一穀不升曰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比毗至翻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

誰肯說

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復扶入翻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少詩沼翻樂音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貯丁東昌翻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夫音扶強其兩翻歛力贍翻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為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觀古玩翻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時魏王泰有寵於帝故周言及之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

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綈耳

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縲力追翻綈息列翻朱元晦曰縲黑索也縲攣也古者獄以黑索拘攣罪人

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

直吏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

極切今時

為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

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朝直遙翻邊遠之處用人

自選亦侵

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已上各舉一

人唐制凡冬十月癸丑詔勳戚亡者皆陪葬山陵功臣密

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官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唐會要載昭陵陪葬者官嬪

公主主壻勳貴及相父陪陵而子孫從葬者及四夷君長入宿衛而陪葬者各氏最多用此詔也

上獵于洛陽苑唐六典洛陽苑在都城之西北距北

水會于其間東面十七里南面二十九里西面五十里北面二十里周廻一百二十六里有羣豕

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銜殪

計翻銜都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

鄧翻鞍銜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武德中帝開天策

長史長知兩翻將何懼之甚對曰漢高祖以馬上得

即亮翻邪音耶之不以馬上治之漢陸賈諫高祖陛下以神武定四

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獵復扶又翻尋

加光祿大夫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數所頗

通鑑卷之五十一唐紀十一太宗

柳範

萬紀豈儲

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戶三

百上曰長史權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止咬獺豈得獨罪萬紀上

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折之對

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古語有之君仁則臣直又曰君明則臣直

故柳範上悅十一月辛卯上幸懷州丙午還洛陽

宮故荊州都督武士護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

後宮為才人為武氏亂唐張本護一號翻考異曰舊則天本紀崩時年八十三唐曆焦璐

唐朝年代記統紀馬總唐年小錄聖運圖會要皆云八十一唐錄政要貞觀十三年入宮據武氏入宮年

十四今從吳兢實錄為八十二故置此年

十二年春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

親王於路皆降乘非禮乘繩證翻上曰卿輩苟自崇貴輕

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

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當為于偽翻上曰人生壽夭難

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它日不為公輩之主何

得輕之時太子承乾有足疾魏王泰有寵太宗此言固有以泰代承乾之心矣天子紹翻對

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

窺窬塞禍亂之源本孽魚列翻塞悉則翻此為國者所深戒也

上乃從珪奏吏部尚書高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

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

長孫后著
女則而武
韋已不可
教誨

正對

之今音鈴茶符分翻撰士免翻上時掌翻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

族好自矜地望

先悉薦翻好呼到翻

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

為昏姻

白虎通曰昏者昏時行禮故曰昏姻者婦必人因夫故曰姻賢曰妻父曰婚婿父曰姻

多責財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

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

惡烏路翻

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

謀質諸史籍考其真偽辨其昭穆

譜博古翻謀達協翻昭時招翻

第

其甲乙褒進忠賢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

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

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

高氏偏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

况其子孫才行衰薄

行下孟翻下德行同

官爵陵替而猶印然

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楨依託富貴棄廉忘恥不知世

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

文學致位貴顯

行下孟翻

彼衰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

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偃蹇我不知其解何也

解猶說也

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民幹

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刊定

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

更工衡翻朝直遙翻

於是以皇族為首

外戚次之降崔民幹為第三

九等之次皇族為上之外戚為上之中崔民

幹為上

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

八族之盛也煩天子刊定

下 二月乙卯車駕西還自洛陽西還長安還 癸亥

幸河北觀砥柱自西還便道幸河北縣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後魏置河北郡隋廢郡復

為縣屬蒲州縣南河中有砥柱山貞觀元年以河北縣度屬陝州括地志曰陝州河北縣本漢大陽縣

甲子巫州獠反貞觀元年分辰州之龍標縣置巫州獠魯皓翻夔州都督

齊善行敗之敗補邁翻俘男女三千餘口 乙丑上祀禹

廟丁卯至柳谷觀鹽池禹都安邑後人立廟於其地安邑有鹽池則柳谷亦當在

安邑庚午至蒲州刺史趙元楷課父老服黃紗單衣迎

車駕盛飾解舍樓觀解古監翻觀古玩翻又飼羊百餘頭魚數

百頭以饋貴戚飼詳吏翻上數之曰朕巡省河洛數所具翻又所

悉景翻凡有所須皆資庫物鄉所為乃亡隋之弊俗

也甲戌幸長春宮 戊寅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

素雖禁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

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將即堯翻堯君素事

始一百八十四卷隋恭帝義寧元年終一百八十六卷高祖武德二年漢鄒陽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武王

伐紂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吠扶廢翻 閏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丁

未車駕至京師 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

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于民者史皆書之足

為不朽若為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

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為人主患無德政

文章何為遂不許 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

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觀古玩翻皆賜之佩刀。上

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

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

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

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治直吏翻上曰。今所

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

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

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

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

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蘭陵公主。上女也。下嫁竇懷哲。上以其園賞孫伏伽。

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

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隋資。隋朝所授官資也。陛下欲誅之。納

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

修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皇甫德參

事見上卷八年上。時掌翻。恚于避翻。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

耳。夏五月壬申。弘文館學士永興文懿公虞世南

卒。唐六典。弘文館學士無員數。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元嘉有玄史兩館。宋泰始至齊。永明有總

文館。梁有士林館。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崇文館。或

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弘文館之任也。武德初。置修文館。武德末。改為弘文館。永興

縣屬鄂州。謚法。溫柔賢善曰懿。卒子恤翻。上哭之

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

行行下孟翻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秋七月癸

酉以吏部尚書高士廉為右僕射 乙亥吐蕃寇弘

州弘恐當作松吐從瞭入聲八月霸州山獠反按天寶元年招附生羌置靜戎

郡乾元元年方置霸州又松州都督府所管党項羈縻州有霸州然當以其西豪為刺史而此霸州又是

儀鳳二年松州加督三十八州之數徐魯皓翻燒殺刺史向邵陵及吏民百

餘家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從瞭入聲吐蕃

聞突厥吐谷渾皆尚公主厥九勿翻谷音洛遣使隨德遐入

朝使疏史翻朝直遙翻多齋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

言於贊普棄宗弄讚曰臣初至唐唐待我甚厚許尚

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間古莫翻唐禮遂衰亦不

許昏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于青

海之北民畜多為吐蕃所掠吐蕃進破党項白蘭諸

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党底切翻帥讀曰率遣使貢金

帛云來迎公主尋進攻松州敗都督韓威敗補邁翻下敗叶同

羌酋閣州刺史別叢臥施諾州刺史把利步利並以

州叛歸之貞觀五年以党項降羌置羈縻州有閣州諾州皆屬松州都督府無閣州酋慈由翻

連兵不息其大臣諫不聽而自縊者凡八輩縊于計翻又于

賜壬寅以吏部尚書侯君集為當彌道行軍大總管

甲辰以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為白蘭道左武衛

將軍牛進達為關水道左領軍將軍劉簡為洮河道
行軍總管督步騎五萬擊之洮土刀翻吐蕃攻城十

餘日進達為先鋒九月辛亥掩其不備敗吐蕃于松

州城下宋白曰松州之地漢魏諸羌居之及晉內附

遣使朝貢始置其松縣後周置龍涸防斬首千餘級

唐置松州去長安二千二百五十里使疏吏翻上許

弄讚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復扶又翻

之甲寅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就難房玄齡曰草

昧之初易曰天造草昧王弼注云造物之始始于冥

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

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

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

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

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

福也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厥九勿翻薛延

陀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于都尉犍山北獨邏水

南按薛延陀建庭之地在鬱督軍山東南距京師纔

三千而贏新書曰烏德犍山左右盟昆河獨邏

河皆屈曲東北流盟昆在南獨邏在北過回紇牙帳

東北五百里而合流可從刑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

捷居言翻勝兵二十萬勝音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

羅郎佐翻主南北部苾毗必翻上以其疆盛恐後難制癸亥拜其二

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唐紀十一

太宗

七

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纛徒到翻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冬十月乙亥巴州獠反後漢於宕渠北界置漢昌縣後魏於縣置大谷郡又

於郡北置巴州隋改為清化郡唐復為巴州獠魯皓翻下同已卯敗于始平曹魏

置始平縣屬扶風晉分始平郡後魏復為縣屬扶風隋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八十里乙未還

京師 鈞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張寶德討平之 十

一月丁未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

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

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鞮騎奇寄翻驍堅堯翻衣於既翻鞮則前翻凡遊幸

則從焉 已巳明州獠反吳置越裳縣屬九德郡以古越裳之地也隋屬驩州

日南郡武德五年以越裳地置明州遣交州都督李道彥討平之 十

二月辛巳左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反獠于壁州後漢

和帝分宕縣之東置宣漢縣梁分宣漢置始寧縣元魏分始寧縣置諾水縣武德八年分巴州之始寧縣

置壁州始寧郡大破之虜男女萬餘口 是歲以給事中馬

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

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權古今毛晃曰揚權大舉又倚也舉而引之也權訖岳

翻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

失評靡靡令人忘倦 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

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好呼到翻處昌

呂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

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夫音扶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

可厭晉人餘吻

史論周失當

晉人餘吻可厭

以稱其長哉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

部每部有酋長一人酋慈由翻長知兩翻仍各賜一

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啜

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

以西通謂之十姓咄陸五啜號處木昆律啜胡祿屋

啜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五俟斤號阿悉結闕俟斤

哥舒闕俟斤拔寒幹曠沙鉢俟斤阿悉結泥孰俟斤

阿舒虛半俟斤碎葉城在焉耆碎葉川出安西西北

千里至碎葉杜佑曰碎葉川長千餘里東頭有熱海

西頭有怛邏期城咄當沒翻唃利失失眾心為其臣

統吐屯所襲唃利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

新書曰焉耆國直京師西七千里而羸橫六百里縱

四百里其國東高昌西龜茲南尉黎北烏孫漢舊國

也 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會統吐屯為人

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利失復得故地復扶又翻至

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

立與唃利失大戰殺傷甚眾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

以西屬乙咄陸以東屬唃利失伊列水亦名伊處

月處密與高昌共攻拔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

人焚其廬舍而去為伐高昌張本

十三年春正月乙巳車駕謁獻陵唐謁陵之制設行

於齋室設小次於陵所道西南大次於寢西南侍臣

次於大次西南陪位者次又於西南皆東向文官於

北武官於南朝集使又於其南皆相地之宜皇帝至

行宮即齋室陵令以玉冊進署設御位於陵東南隅

通鑑卷之五十五 唐紀二 太宗 古

西向有岡麓之陰則隨地之宜又設位於寢宮之殿東陞之東南西向尊姑陳於堂戶東南百官行從宗室客使位神道左右寢宮則分方序立大次前其日未明五刻陳黃麾仗于陵寢三刻行事官及宗室親五等諸親三等以上及客使之當陪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馬華蓋繖扇侍臣騎從詣小次出次至位再拜又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又再拜少選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在位者再拜皇帝還小次乘馬詣大次仗衛列立以俟行百官宗室諸親客使序立次前皇帝步至寢宮南門仗衛止乃入由東序進殿陞東南位再拜升自東階北向再拜又再拜入省張玩技拭帳簀進太牢之饌加珍羞皇帝出尊所酌酒入三奠爵北向立太祝二人持玉冊立于戶外東向跪讀皇帝再拜又再拜乃出戶當前北向立太常卿請辭皇帝再拜丁未還宮 戊午加左僕射

房玄齡太子少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左右僕省長官故曰端揆按武德九年房玄齡為中書令貞觀二年為左僕射至是財十一年未及十五年也少

始照男遺愛尚上女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韓王元嘉高祖

之深畏滿盈上表請解機務上時上不許玄齡固請

不已詔斷表乃就職斷首短丁管翻今之讓官者奉

不復受其表即唐制之斷表也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

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

害嘗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唐制度支郎中掌

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以近及遠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國之大計所關也玄齡審官求賢未得其人故自領之唐中世以後宰相多判度支蓋昉于此度徒洛翻禮部尚書

永寧懿公王珪薨永寧縣屬洛州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

令三品已上皆立家廟唐制三品已上得立廟祭三代珪通貴已久

宰相問錢穀最是

不立家廟
以煩法司
又立廟媿
之唐祭法
嚴明如此
○法司宜
書名

獨祭於寢為法司所劾劾戶槩翻上不問命有司為

之立廟以愧之司為于偽翻二月庚辰以光祿大

夫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尉紆勿翻上嘗謂敬德曰

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

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

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癩瘕瘕薄官翻上為

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

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邪音耶語牛倨翻敬

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

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上乃止 戊戌

尚書宜著
名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掖立曰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

謂由侍兒及歌舞得進者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謂緣坐沒請自

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行

孟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

上從之 上既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

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上時掌

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

朱均謂丹朱商均也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

國家受其敗孩何開翻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

在左傳楚鬬椒作亂莊王滅若敖氏既而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

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其孫箴尹克

黃復其所正欲留之也。而樂廩之惡已彰。左傳秦伯問於士鞅

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廩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

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樂廩死盈之善未及民武子所施沒矣而廩之怨實彰將於

是乎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見賢通翻則寧使割恩於

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

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

官。孟行下孟翻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

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長知兩翻

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春來冰薄履之則有陷溺之懼宗

族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盖由力不能制因

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

弊深協事宜。守式又翻今因臣等復有變更。復扶又翻恐

紊聖朝綱紀。紊音問朝直遙翻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

冒邦憲自取誅夷。冒莫非翻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

禍。良可哀愍。勦子小翻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

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王嫁無忌子冲樂音洛且言

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

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

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

強公等以茅土邪。復扶又翻強其兩翻邪音耶庚子詔停世封刺

史 高昌王麴文泰多邊絕西域朝貢朝直遙伊吾

先臣西突厥既而內屬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厥九勿翻文泰與西

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責下送徵其大臣阿史那矩

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長知頡

利之亡也見一百九十三卷四年中國人在突厥者或奔高昌

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

者焉者訴之掠焉者見上卷六年又見上年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

往問狀虞部郎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且謂其

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

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

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噉于穴使

吏翻語牛倨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

延陀曰既為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為拜其使者事

人無禮又聞鄰國為惡使疏吏翻下不誅善何以勸

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陀可汗遣使上言奴受

恩思報請發所部為軍導以擊高昌可從刊入聲汗

上遣民部尚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齊音寒上時掌翻

帛賜薛延陀與謀進取縉慈夏四月戊寅上幸九

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九厥

勿翻可從刊入聲歷位中郎將將即居家無賴怨突

汗音寒朝直遙翻太宗 大

臣作回

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

率陰結故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

開門辟仗辟叱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甲申

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于宮外邏郎佐翻鶻戶骨翻會大風

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

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重直龍翻

折之舌翻折衝折衝久之乃退馳入御廐盜馬二十

餘匹北走度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

于嶺表 庚寅遣武侯將軍上官懷仁擊巴壁洋集

四州反獠平之洋音祥獠虜男女六千餘口 五月

早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上封時掌魏徵上疏以

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觀古玩翻

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

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易以鼓翻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

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

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

廐馬二匹 六月渝州人侯弘仁自牂柯開道經西

趙出邕州以通交桂東謝蠻西接牂柯蠻南接西趙

買馬路自桂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餘程自橫山至

祀國二十二程又至羅殿十程此即侯弘仁所通者

也邕州漢鬱林郡領方縣地云且分鬱林置晉興郡

廢晉興為宣化縣屬鬱林郡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

貞觀二十二年置

此即五胡亂華之兆太宗不單聽徵等以此至武開

侯弘仁開牂柯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二十一 太宗

七

貞觀六年改邕州朔寧郡牂柯音臧哥蠻俚降者二萬八千餘戶俚音里降

戶江翻丙申立皇弟元嬰為滕王自結社率之反

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使河南謂北河之南漢衛青擊匈奴所收河南地是也

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

懷化郡王李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

纛俟渠之翻苾毗必翻纛徒到翻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

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屏必長保邊塞突厥咸憚

薛延陀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陀璽

書璽斯氏翻言頡利既敗頡奚結翻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

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

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為頡利

一人為百姓害止為于偽翻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

欲更立可汗恒戶登翻下同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

牧今戶口蕃滋蕃扶元翻吾心甚喜既許立之不可失信

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

延陀受冊見一百九十三卷二年突厥受冊在後後者為小前者為

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

分故相抄掠磧七迹翻分扶問翻抄楚交翻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

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河北則大磧之

南帥讀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

日率南帥讀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

大處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七 太宗 二十

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

上壽時掌翻分扶問翻

陛下存其骸骨

復立爲可汗

復扶又翻下復下同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願萬世子孫恒事

陛下

恒戶登翻

又遣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

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

種章勇翻

上謂侍臣曰中國

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

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謂結社率之變也魏徵言見上卷四年幾居希翻

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

阿失那泥孰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

蘇尼失見一百九十年

三卷四年

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

妻七細翻

及出塞懷慕中國

見使者必泣涕請入待詔許之

八月辛未朔日有

食之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引孝經孔子之言

比來訴

訟者或自毀耳目

比毗至翻

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

法

依法處斷其所訴之事也

冬十月甲申車駕還京師

自九成宮還也

十一月辛亥以侍中楊師道爲中書令

戊辰尚

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叅知政事

洎其冀翻

上猶冀

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

下還

緣翻璽所氏翻朝直遙翻下同

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

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尚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

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將即亮翻

乙亥立皇子福

爲趙王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

臣作侍

化公主妻之

妻七細翻

壬辰上畋于咸陽

咸陽秦都漢為渭城縣屬

右扶風晉廢縣後魏置咸陽郡隋廢武德元年分涇陽始平置咸陽縣屬京兆九域志在府西四十里

癸巳還宮

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

素諫不聽

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一千

五百一十一

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

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能令

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

言

呪職救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

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

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奕初無所覺

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

僵居良翻復扶又翻

有婆羅門僧

天竺漢身毒國也或曰摩伽陀曰婆羅門

言得佛齒所擊前

無堅物長安士女輻湊如市奕時臥疾謂其子曰吾

聞有金剛石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

杜佑

曰扶南國出金剛石可以刻玉狀如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木底盤石上始如鍾乳人取之竟日乃出

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扣之漼然冰泮陶弘景曰羚羊今出建平宜都蠻中及西域多兩

角一角者為勝角甚多節感感圓繞陳藏器餘曰羚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樹不著地羚羊音零

汝往

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奕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

以來駁佛教者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

駁北角翻傳直戀翻

西突厥啞利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

通謀作亂唎利失窮蹙逃奔鏖汗而死新書曰寧遠者本拔汗那

或曰鏖汗元魏所謂破洛那居西隄城在真珠河之北去京師八千里厥九勿翻唎徒結翻又丑栗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侯渠之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

布特勒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

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龜茲一曰丘茲一曰

屈茲東距京師七千里而羸自于闐東關東行入大流沙行千里至故折摩馱那古且末也又千里至故納縛波古樓蘭也吐火羅或曰吐噶羅曰覘貨羅元魏謂之吐呼羅居葱嶺烏嶺河之南古大夏也石國

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去京師九千里東北距西突厥王姓石治柘折城故康居小王窟匿城也史或曰伏沙曰翳霜那居獨莫水南康居小王蘇維城故地南四百里抵吐火羅何或曰屈霜

彌伽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新書康漢康居也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意者穆亦康國枝庶咄陸建牙於

鏖曷山西謂之北庭舊書自焉耆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

鏖作木翻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燾觸水昆等國

皆附之拔悉彌蓋即拔悉蜜在葛邏祿之西駁馬或曰弊刺曰遏羅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師萬四千里北極于海以馬耕田雖畜馬而不乘資漣酪以食馬色皆駁故以名國結骨古堅昆國也當伊吾西焉耆北白山之旁堅昆後語訛為結骨稍號紇骨亦曰紇乾斯又曰點戛斯火燾或為貨利習彌曰過利

居烏澹水之陽西南與波斯接西以伊列水為境伊漢時西域故國在康居北陳湯與甘延壽謀鄧支曰北擊伊列西取安息此其證也考異曰沙鉢羅葉護傳云東以伊列河為界按乙毗咄陸傳云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唎利失沙鉢羅葉護既因唎

利失之地。應云西以伊列河為界。今未知二傳孰誤。故但云伊列水為境。

十四年春正月甲寅上幸魏王泰第赦雍州長安繫

囚大辟以下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及同

里老人有差魏王泰策在長安城中延康里按雍州

赦長安囚。蓋延康里屬長安。二月丁丑上幸國子

縣管。雍於用翻辟毗亦翻。監觀釋奠按唐國子監在安上門西。唐制仲春仲秋

業博士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

高第帛有差周官有師氏保氏漢始置祭酒博士晉

國儒學訓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

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唐取

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

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數所角翻已上時掌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二千二百六十員

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

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

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

八千餘人騎奇寄翻麗力知翻首慈由翻長知兩翻

今從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

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五經正義今行於

去翻令壬午上行幸驪山温湯驪力知翻辛卯還宮

乙未詔求近世名儒梁皇甫侃褚仲都周熊安生沈

疏義如此

大經等名目不通

重學官

重陳沈文阿周弘正張譏隋何妥劉炫等子孫以聞

當加引擢妥吐火翻三月竇州道行軍總管党仁

弘擊羅賓反獠破之俘七千餘口獠魯辛丑流鬼

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靺鞨

流鬼國直黑水靺鞨東北少海之北三面阻海南與莫曳靺鞨鄰東南航海十五日行乃至人依島嶼散

居多沮澤初附百濟後附新羅東夷也杜佑曰未嘗

通中國重三譯而來重直上以其使者余志為騎都

尉孫慆曰余視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厥九

夏五月壬寅徙燕王靈夔為魯王燕因上將幸

洛陽命將作大匠閻立德行清暑之地行下秋八月

庚午作襄城宮於汝州西山秦置將作掌營繕宮室

作大匠唐從三品掌供邦國修造上木工匠之政令

新志貞觀中置清暑宮于汝州臨汝縣鳴臯山南按

汝水睨立德立本之兄也閻立本高高昌王文泰

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

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

往吾入朝入朝見一百九十三卷四見秦隴之北城

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復扶今來伐我發兵多則糧

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

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

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

卒卒子子智盛立軍至柳谷新志西州交河縣北行

詞者言文泰刻日將葬詞休正翻國人咸集於彼諸

將請襲之將即亮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

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

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舊傳按田城即田地城也鞠嘉

之王高昌也置田地太守封其二子一為交河公一

白曰西州高昌縣本晉田地縣之地輿地志云諭之

不下詰朝攻之詰去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

中郎將辛獠兒為前鋒夜趨其都城將即亮翻獠魯

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

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

盛襲位未幾惟尚書憐察幾居君集報曰苟能悔過

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

下城中人皆室處塹七艷翻又為巢車高十丈俯瞰

城中左傳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釋文云兵車高如

居傲翻瞰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

與西突厥可汗相結中竹仲翻先悉薦翻厥九勿翻

舊傳云與欲谷設約按欲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

護屯可汗浮圖城葉護突厥達官也為大臣之首自

為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

君集有將禮惜乎不終

通鑑卷之三十三 唐紀二十一 太宗

以城降智盛窮蹙癸酉開門出降

高昌自麹嘉有國傳九世一百三十四年而亡

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

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

考異曰舊傳戶八千口地三萬七千七百今從實錄

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

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

文泰入朝見四年 其後

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

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

復扶又翻被皮義翻

今若利其土地以為州縣則常須千餘人

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違離

親戚

離力智翻 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

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

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

庭州

西州治高昌縣漢車師前王庭也庭州治金滿縣漢車師後王庭也宋白曰二州相去四百五

里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

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

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

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

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

合勢

使疏吏翻 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破焉耆王請軍門謁

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為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

昌所掠焉者民悉歸之高昌掠焉者見六年冬十月甲戌荆

王元景等復表請封禪復扶又翻上不許初陳倉折衝

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尉氏劉

仁軌陳倉縣屬岐州唐制畿縣尉正九品下上縣尉從九品上中下縣從九品下仁軌杖

殺之州司以聞上怒命斬之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

殺吾折衝命追至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

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

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徵曰隋末百姓彊

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魯寧官為折衝本陳倉百姓上悅擢

仁軌為櫟陽丞漢高皇帝葬太上皇于櫟陽北原號萬年陵改櫟陽為萬年縣至隋猶因

同州校獵仁軌上言唐都長安改隋大興縣曰萬年而舊萬年縣復曰櫟陽屬京兆唐畿縣丞正八品下上將幸

一二使之供承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七萬功實妨

農事願少留鑾輿旬日俟其畢務則公私俱濟上賜

璽書嘉納之治直之翻少詩尋遷新安令唐初置新安郡貞觀

元年廢郡為縣屬洛州唐制畿縣令正六品下上縣從六品上中縣正七品上下縣從七品下閏月

乙未行幸同州庚戌還宮丙辰吐蕃贊普遣其相

祿東贊獻金五千兩及珍玩數百以請昏相息亮翻上許

以文成公主妻之文成公主宗女也妻七細翻十一月甲子朔

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曆以癸亥為朔行戊寅曆見一百八十七

唐紀十一 太宗

通鑑卷之九十五

分縣上中
下為官品
有深意

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

歲甲子朔旦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

初為朔遂差三刻用乖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

均定朔微差淳風推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 丁

卯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服朞

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按新志高祖作曾祖舊服齊衰三月

嫡子婦舊服大功眾子婦舊服小功今加眾子婦服大功而嫂叔弟妻夫兄舅舊服總者皆加服小功齊

音咨衰 丙子百官復表請封禪 復扶 詔許之更命

諸儒詳定儀注以太常卿韋挺等為封禪使 使疏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 唐司門郎掌天下諸門諸

關出入往來之籍凡天下之關二十有六所以限內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禁者也凡度關者先經

刑部司門請過所給使禁中給使令者宦官也唐內給使無常員凡無官品者號內給使屬官闈署令

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華陰令 華陰縣屬華州華戶化 魏徵

諫曰帝王震怒不可妄發前為給使遂夜出敕書 為

偽 事如軍機誰不驚駭况宦者之徒古來難養輕為

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 易以

使疏吏翻 所宜深慎上納其言 尚書左丞韋稜句

司農木橦價貴於民間 稜藏宗翻句古侯翻橦諸容

五寸為一橦按通典韋稜句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四十價奏其乾沒 奏其隱沒上召

大理卿孫伏伽書司農罪 伽求 伏伽曰司農無罪上

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橦貴。所以私橦賤。為于向使

官橦賤。私橦無由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不知其過

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

矣。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觀德殿射殿也。閣本

太極宮圖射殿在宜春門北。行飲至禮。大酺三日。酺薄乎。翻。尋以智盛

為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

增九部樂為十部。唐六典曰。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宴樂。伎有

景雲樂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陳樂之舞。永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君集之破高昌也。

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將即亮。翻。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

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刻戶。繁。翻。又。戶。得。翻。下。退。嫁。翻。中書侍

郎岑文本上疏。上時掌。翻。以為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

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

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

將出師。主於克敵。將即亮。翻。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

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

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李廣利事。見二

十卷。漢武帝太初四年。陳湯事。見二十九卷。漢元帝竟寧元年。王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韓擒虎事。見一百七十七卷。隋文帝開皇九年。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

寡。貪求者衆。帥所類。翻。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

通監卷三十九

唐紀二十一 太宗

三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

集重升朝列。樂音洛。好呼到。翻趁七喻。復備驅馳。復

又翻。又音如字。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將即亮。翻斯則。陸

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

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

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辯。魏徵諫曰。臣聞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載孔子答魯定公之言。今遣大將

軍。與亡國婦女對辯。惟循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

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秦穆公亡馬岐下野人得而共食之者三

百人。吏遂得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害人。吾聞食

馬肉不飲酒者傷人。乃飲之。酒其後。穆公伐晉。二百

人者。聞穆公為晉所圍。椎鋒爭死。以報食楚莊赦絕

纓之罪。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燭滅。有引

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

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

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去。其纓而上。火盡歡而罷。後晉

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

王怪問。乃夜絕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

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虬頽行軍總管趙元楷親

以指霑其膿。而歟之。虬。有衆翻。蟲食御史劾奏其諂

左遷。梧州刺史。永嘉郡。隋開皇九年。置處州。十三高

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

阿史那社爾

無勅旨獨不受及別勅既下下遐乃受之所取唯老

弱故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

千段賜之 癸卯上獵於樊川鄴道元曰樊川在漢

祖至櫟陽以樊噲灌廢丘功最賜食邑於此鄉因名

樊川程大昌曰樊川一名御宿川在萬年縣南三十

五乙巳還宮 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羣臣當樞機之

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上時掌翻是以人或自疑

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

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夫音扶為治之

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

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

可得乎治直吏翻若任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

成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

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進退維谷莫能自明詩桑

進退維谷則苟求免禍矯偽成俗矣上納之 上謂

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

戰勝易守勝難易以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

也 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數所角翻

擢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宮中擊鼓

玄素叩閤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

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

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且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樊姬楚莊王姬也。莊王好晚。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鄙笑。

虞丘子。虞丘子愧之。進。太子不聽。玄素少為刑部令

史。少詩。照翻。上嘗對朝臣問之曰。朝直。遙翻。卿在隋何官對曰。

縣尉。又問未為尉時何官對曰流外。按隋之視品。即唐之流外銓也。

宋白曰。唐制吏部郎中一人。掌考天下之文吏。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銓。亦分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

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杜佑曰。宋齊流外。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又問何曹

玄素耻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

良上疏。上時。掌翻。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

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

羣臣窮其門戶。復扶。又翻。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耻。使之

鬱結于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

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褚亮始事薛舉。武德中。為文學館學士。

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

往事一無所隱。史言孫伏伽識度過於張。玄素伽求迦翻。坐祖臥翻。戴州刺

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逆。三曰謀叛。四曰謀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御史劾之。戶

繫翻。又戶。得翻。下同。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

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比毗。必翻。又毗。至翻。若

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

太宗

犯十惡者勿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
 肅清姦惡耳 上自臨治兵治直以部陳不整命大
 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陳讀
下還嫁翻下同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
郎將即亮翻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 言事
 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
 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朝有州一一親之豈惟朝堂
 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徵此對誤矣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
 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九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唐紀十二 起重光赤奮若盡昭陽單闕三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之中

貞觀十五年春正月甲戌以吐蕃祿東贊為右衛大

將軍 觀古玩翻吐上嘉祿東贊善應對以瑯邪公主

祿東贊

外孫段氏妻之妻七細翻辭曰臣國中自有婦父母所聘

不可棄也且贊普未得謁公主陪臣何敢先娶上益

賢之然欲撫以厚恩竟不從其志史言夷狄之人猶能以禮自處而中國乃不能

以禮處之丁丑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

成公主于吐蕃尚辰羊翻夏戶雅贊普大喜見道宗

盡子婿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為公主別築城郭

宮室而處之自服統緒以見公主其國人皆以赭塗

面公主惡之為于偽翻處昌呂翻惡烏路翻贊普下令禁之亦漸革

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 乙亥突厥候

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前年受詔今始濟河厥九勿翻必毗必翻可從州入

有戶三萬勝兵四萬勝音升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

蒙恩為部落之長分扶問翻長知兩翻願子子孫孫為國家一

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陀侵逼請從家屬入長城詔許

之上將幸洛陽命皇太子監國監古衙翻留右僕射高

士廉輔之射寅射翻辛巳行及温湯新豐有驪山温湯華州有温湯府衛

士崔卿刁文懿憚於行役冀上驚而止乃夜射行宮

射而矢及寢庭者五皆以大逆論十惡二曰謀大逆注云為謀毀宗廟

亦翻山陵及宮闕刑統議曰此條之人于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以大逆論者未是犯大逆正

條以其干紀犯順以大逆論罪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

順以大逆論罪三月戊辰幸襄城宮地既煩熱復多

毒蛇復扶又翻庚午罷襄城宮分賜百姓免閭立德官襄管

城宮見上夏四年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于

泰山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

呂才漢叔孫通為博士屬太常隋唐最為清選太常博士從七品上掌五禮之儀式本先王之法制

適變隨時而損益焉與諸術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已酉

書成上之上時掌翻才皆為之敘質以經史其序宅經以

為近世巫覡覡他狄翻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

似取諧韻至於以柳為宮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

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

稽古義理乖僻者也近世相傳以字學分五音只在唇舌齒調之唇舌中者為宮口

開張者為商舌縮却者為角舌挂齒者為徵唇撮聚者為羽陰陽家以五姓分屬五音說正如此徵陟里

翻敘祿命以為祿命之書多言或中中竹仲翻人乃信之

然長平阬卒未聞共犯三刑長平之戰死者四十五萬人三刑寅刑巳巳刑

申申刑寅丑刑戌刑未未刑丑子刑卯南陽貴士

何必俱當六合子與丑合寅與亥合卯與戌合辰與酉合巳與申合午與未合漢光武中

興南陽人今亦有同年同祿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

而壽夭更異天於紹翻按魯莊公法應貧賤又庭弱短陋

庭鳥黃翻惟得長壽秦始皇法無官爵縱得祿少奴婢為

人無始有終少詩沼翻漢武帝後魏孝文帝皆法無官爵

宋武帝祿與命並當空亡甲巳申酉乙庚午未丙辛辰巳丁壬寅卯戊癸子丑

戊亥謂之截路空亡甲子旬戊亥甲戌旬申酉甲申旬午未甲午旬辰巳甲辰旬寅卯甲寅旬子丑謂之旬中惟宜長子雖有次子法當早夭長知兩翻天於

此皆祿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叙葬以為孝經云十

其宅兆而安厝之蓋以窀穸既終杜預曰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猶言長

夜窀株永安體鬼而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

故謀之龜筮近歲或選年月或相墓田朝直遙翻以

為一事失所禍及死生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

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古者天子七月而葬同軌

夫三月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

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

之則朝而窆窆必驗翻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

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

擇地也今葬書以為子孫富貴貧賤壽夭皆因卜葬

所致夫子文為令尹而三巳柳下惠為士師而三黜

計其丘隴未嘗改移而野俗無識妖巫妄言遂於擗

踊之際擇葬地以希官爵夫音扶妖於驕荼毒之秋

選葬時以規財利或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

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

禮莫斯為甚術士皆惡其言敗補邁翻而識者皆以

為確論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騎百二十襲



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吐從嗽入聲谷音浴相息亮翻

考異曰舊傳云鄯州刺史杜鳳舉與威信王合兵擊丞相王破之殺其

兄弟三人今從實錄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

宗室女為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奔吐蕃諾曷鉢聞

之輕騎奔鄯善城

隋煬帝破吐谷渾置四郡鄯善郡治鄯善城即古之樓蘭城騎奇寄

其臣威信王以兵迎之故君買為之討誅宜

王

為于偽翻

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尚書唐儉等慰撫之

五月壬申并州父老請闕請上封泰山畢還幸

晉陽上許之

羊翻

并甲名翻

丙子百濟來告其王扶餘璋之

喪遣使冊命其嗣子義慈

使疏吏翻副詳吏翻

巳酉有星孛

薛願

于太微太史令薛願上言未可東封

幸蒲內翻辛亥

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

太子詹事

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

按會要武德年制文官遭父母喪聽去職起復

者起之於苦塊之中而復其官職也亦謂之奪情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

鄭衛之樂

治直之翻好呼到翻

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

左右

昵尼質翻

志寧上書以為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

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

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

太子僕寺有廐牧署有翼馭十五人駕士三十人

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

新書作達哥支

志寧上書切諫太子

通鑑卷一百六

唐紀三

太宗

五

大怒遣刺客張思政紇于承基殺之紇下二人入其

第見志寧寢處苦塊孔穎達曰寢苦枕塊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苦頭枕於塊處

竟不忍殺而止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

遣使入貢數所角翻下同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

將軍張大師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纛徒

到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

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為陛下志在市馬以

立可汗為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荷下若不得

立為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得亦非

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

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

陸浸疆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

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吐屯突厥官名使分主諸國沙

鉢羅葉護立見上卷十三年幾居豈翻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

天下如建此屋治直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

損若慕竒功變法度不恒其德勞擾實多恒戶上

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職方掌天下地圖及城

邦國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凡五方之區域都邑之

廢置疆場之爭訟舉而正之使疏吏翻麗力知翻

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

陳大德

通鑑卷之二十一 隋紀一
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遺于季

翻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

徃徃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没于高麗

高麗妻以游女妻七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

戚存没大德給之曰皆無恙給蕩亥翻咸涕泣相告

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

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于常數上曰高麗

本四郡地耳漢武帝置臨屯真番樂浪吾發卒數萬

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

平壤趨七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

復吾不欲勞之耳觀帝此言已有取高麗之心瘵則界翻乙巳上謂

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比毗長安斗粟直

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治直吏翻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冬十月辛卯上校獵伊闕壬辰幸嵩陽伊闕縣舊曰

十八年更名有伊闕嵩陽縣舊曰潁陽隋開皇六年

改曰武林十八年改曰輪氏大業元年改曰嵩陽有

屬洛州辛丑還宮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

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

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卒子朕唯置李世勣於

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

築長城亦不可疵

通鑑卷二百六十一 唐紀三十一 十一
以世勣為兵部尚書 壬申車駕西歸長安 薛延

陀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

馬皆從從才用翻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

拉盧合翻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迴紇靺鞨霄等

兵紇下沒翻靺鞨音未曷霄而立翻合二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

善陽嶺以擊突厥善陽嶺在朔州善陽縣北俟利苾可汗不能禦

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必毗必翻帥讀曰率下同使疏吏翻

下同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騎兵及奚霄契

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尚書李世勣為朔州道行軍總

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羽方騎奇寄翻下同羽方新書作朔州右

衛大將軍李大亮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

五千屯靈武靈武縣屬靈州靈武郡將兵即亮翻右屯衛大將軍張士

貴將兵一萬七千為慶州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

都督李襲譽為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

將即亮翻上戒之曰薛延陀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

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

陀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

吾已勅思摩燒薙秋草薙他計翻松除也彼糧糗日盡野無

所獲項偵者來云其馬齧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

思摩共為犄角糗去久翻偵丑鄭翻倚居蟻翻不須速戰俟其將退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戊子車駕至京師。

已亥薛延陀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

敗薛延陀於諾真水出雲中古城西北行四百許里至諾真水見賢遍翻敗補邁翻

初薛延陀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

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為伍一人執

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奔於是大度設將三

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

登城罵之曾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

將其眾自赤柯灤北走將即亮翻騎奇寄翻下同灤匹各翻自淮以北率以積水

處為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

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

還戰陳三十里陳讀日陣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

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陀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

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稍色角翻薛延陀眾

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陀失

馬不知所為唐兵縱擊斬首三千餘級捕虜五萬餘

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眾至漠北值大

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

部居五臺者叛走五臺木漢太原慮虎縣久廢後魏改曰驢夷大業初改曰五臺有五

臺山屬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

通鑑卷二百三十一 唐紀三十一 太宗 九

延陀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為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強踰漠攻突厥李

世勤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將

亮翻語牛倨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上問魏徵

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朝直遙翻對曰陛下虛心采

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

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

冒白刃者亦何異哉忤五故翻是以禹拜昌言見書

良為此也偽于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

於路秦置少府掌山澤之稅漢掌內府珍貨梁始為

儀制展采備物皆率其屬以似之問北門近何營繕

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

小營繕何預君事唐正牙在南故曰南牙玄武門在

者將軍之精凡始建牙必以制日制日者其辰之在

五行以上剋下之日也又尚書曰門旗二口八幅色

紅大將牙門之旗出引將軍前列又黃帝出軍訣曰

牙旗者將軍之精金鼓者將軍之氣周禮司常職云

軍旅會同置旌門夫以旌為門即旗門也後世軍中

遂置牙門將又有牙兵典總此兵以押衙為名至於

官府早晚軍吏兩謁亦名為衙呼謂玄齡等拜謝魏

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

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有不應

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

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

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書舜謂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朝直遙翻下同將即亮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

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乘繩證翻為于偽翻上甚善之。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上時掌翻下同泰好

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時泰奏引蕭德言顏胤蔣亞卿許偃等就府修撰好呼到翻說輪肉翻於是大

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于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聖人制禮尊嫡卑

庶世子服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周禮王及世子惟膳猶皆會會會古外翻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津除

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見漢景帝紀塞

悉則翻卒于恤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見宣帝元帝紀幾居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為良

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孝經載孔子之言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書以為陛下愛魏

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處

昌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元吉追封

海陵時人不以為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

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秦歸第 辛未徙

死罪者實西州其犯流徒則充戍各以罪輕重為年

限 勅天下括浮遊無籍者限來年末附畢附者附籍也

以兼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機密中書

侍郎二員時獨用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

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唐六典曰漢獻帝及西晉以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

所錄隋置起居舍人始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送付史官其以他官兼者則謂之知起居

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

庶幾人君不敢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幾居上曰

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邪音耶對曰臣職當載筆禮曰

史載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

下亦皆記之洎其上曰誠然 六月庚寅詔息隱王

可追復皇太子海陵刺王元吉追封巢王息王海陵王皆帝踐

昨追封刺謚並依舊謚神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

用庫物所司勿為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

張玄素上書以為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

南勤儉愛民皆為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謂天元及煬帝

所以不廢
私史

也卒子恤翻 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

不為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

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

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呢尼質翻近其

新翻勝 苦藥利病苦言利行因張良之言而品節之 伏惟居安

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惡烏路翻 令戶奴伺玄素早

朝戶奴官奴掌守門戶密以大馬筆擊之幾斃 又音祁

秋七月戊子以長孫無忌為司徒房玄

齡為司空 庚申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

從賦役隋末賦役重數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

福足數所角翻折而設翻 至是遺風猶存故禁之 特進魏徵

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

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上時掌翻下上

表何不言太子殺師傳 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

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

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此毗至翻為于偽翻表知兩翻朝直遙翻

橫戶孟翻 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

材以構之程大昌曰魏徵宅在丹鳳門直出南面永興坊內 五日而成仍賜

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

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與國家豈為一人處昌呂翻為

訓太子尤急

何事過謝偽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分扶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

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惡烏謂侍臣

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

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少愈詣朝

堂表辭少詩沼翻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

危國亡家周幽王廢太子而立褒姒之子為犬戎所殺周室遂微晉獻公察世子立驪姬之子

晉國大亂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

徵乃受詔癸亥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

羅泥熟俟斤來請婚俟渠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

馬腦鏡一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行安西都護

西州刺史高昌舊民與鎮兵及謫徙者雜居西州鎮

謂鎮守之兵謫徙者謂孝恪推誠撫御咸得其歡心

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既殺沙鉢羅葉護并其眾又

擊吐火羅滅之吐呼羅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許河

南即焉水也自恃疆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

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將

亮亮翻騎奇寄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

翻敗補邁翻

西州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又百二十里至天山軍

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

月俟斤所居城追奔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渠

之翻索昔各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

褚遂良上疏以為聖王為治先華夏而後夷狄上時

治直吏翻先悉薦陛下與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

年不復承平之舊也歲調千餘人屯戍調徒遠去鄉

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

鄙豈能有益行陳行戶剛翻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

捕復扶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

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

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

昌者他人之手足奈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士乎

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為之立君長以

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為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

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

國子子孫孫負荷大恩永為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

亦善乎為于偽翻長知兩翻荷下可翻考異曰貞

言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唯有西

突厥寇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部故

不復或者三字誤為五字耳舊傳置此疏於十八年

蓋亦因此而誤十八年無西突厥寇西州事故附於此

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復扶又翻吾

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

國破之米國一曰彌末一曰弭秣賀治未息德城北百里距康居國虜獲甚多不

分與其下其將泥熟啜輒奪取之將即亮翻下同啜陟劣翻下同乙

毗咄陸怒斬泥熟啜以徇眾皆憤怨泥熟啜部將胡

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眾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

矢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

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使疏吏翻下同更工衡翻上遣使齎璽書

立莫賀咄之子莫賀咄見一百九十三卷之二年璽斯氏翻為乙毗射匱

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

帥所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帥讀日率乙毗咄陸出

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

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

毗咄陸自知不為眾所附乃西奔吐火羅考異曰舊突厥傳

云都護郭孝恪敗咄陸十五年屋利啜等請立可汗按上巳云十五年冊授沙鉢羅葉護可汗下不應更

云十五年疑六字誤為五字耳二十年實錄叙咄陸兵散居白水胡城事亦云是歲貞觀十五年也按十

六年實錄九月癸酉以涼州都督郭孝恪為安西都督則咄陸寇伊州應在其後豈得十五年已敗散乎

突厥傳誤蓋亦由此今因孝恪為都護并言之耳乙毗咄陸立事見上卷十二年冬十月

丙申殿中監郢縱公宇文士及卒賀琛謚法敗亂百

謚公

通鑑卷之六 唐紀三 太宗 六

曰縱卒子恤翻

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巳

譽音余

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

遠于願翻

我不知佞人爲

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上謂侍臣曰

薛延陀屈強漠北

屈其勿翻強其兩翻

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

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

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

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

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

涼州

先悉薦翻鐵勒諸部初降以契苾部置榆溪州後又分置賀蘭州何力來降見一百九十四卷

六年契欺訖翻

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陀

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

是奈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請彼若之

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

徒執之請薛延陀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

東向大呼曰

呼火故翻

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

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

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

相親何力入薛延陀如魚趨水耳

趨七喻翻

上曰不然何

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陀來具言

其狀上爲之下泣

使疏吏翻下同爲于僞翻下泣下淚也

謂左右曰何

真珠妻

何力

可耻

力果如何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諭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妻七細翻以求何力新興公主皇女也何力由是

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驍堅堯翻十一月丙辰上校獵

於武功 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

蓋蘇文弑其王武泉姓也新書曰蓋蘇文者或號蓋金姓泉氏自云生水中以惑眾麗

力知翻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

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于城南

饌離戀翻又離皖翻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

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為數段棄溝中斷丁管翻立王

弟子藏為王自為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

尚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

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

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將即亮翻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

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阬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

呼火故翻迸比孟翻為征高麗張本壬戌上校獵于岐陽貞觀七年分岐州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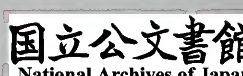
山雍州上宜置岐陽縣屬岐州因幸慶善宮召武功故老宴賜極歡

而罷庚午還京師 壬申上曰朕為兆民之主皆欲

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

矣輕徭薄歛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

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治直之翻斂力贍翻樂音



洛 亳州刺史裴行莊奏請伐高麗亳旁各翻 麗力知翻上曰

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為賊臣所弒朕哀之甚深固不

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

吾未忍言用兵也 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

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反從平京城

此皆隋恭帝義寧元年 事將即亮翻党抵朗翻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

弘轉餉不絕謂討王世克時 也陝失冉翻歷南寧戎廣州都督梁

捷為郡置戎州隋廢州 為郡唐復改郡為州仁弘有材略所至著聲迹上

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萬罪當死

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五年制令死 罪囚三日五

覆奏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

為于 偽翻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

朔上復召五品已上集太極殿前復扶 又翻謂曰法者人

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

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于南郊日一進蔬

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

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

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

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

惡惡上烏路 翻下如字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

不如正法

通鑑卷三見六

唐紀三太宗

七

庶人徙欽州 癸卯上幸驪山温湯甲辰獵于驪山

驪力上登山見圍有斷處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

不如止獵

而不刑則墮軍法墮讀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

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乙巳還宮

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救

八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

族今宜如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周禮

秋官刑平國用中典父子兄弟且誅其父子足累其

心累力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上問侍臣曰

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

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治直吏斷下臣安得而亂

之苟為不治縱暴懷諫懷弼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

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

救亡耳事見一百六十六卷烏足為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人以太

子有足疾承乾病足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

徼幸之徒徼聖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

且禮嫡子死立嫡孫記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

子服伯子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曰昔文王

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夫仲

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

代宗啓窺窬之源也孽魚列翻孽支庶也宗嫡子也鄭文貞公魏

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餌相望於道又遣中

郎將李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使疏吏翻將即亮翻上復與太

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欲以妻其子叔玉復扶又翻妻七

細翻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

陪葬昭陵吹日昌瑞翻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

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音柩

舊上登苑西樓長安禁苑之西樓也望哭盡哀上自製碑文并

為書石為于偽翻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

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

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鄂尉游文芝告代州都

督劉蘭成謀反鄂音戶戊申蘭成坐腰斬右武侯將軍

丘行恭探蘭成心肝食之上聞而讓之曰蘭成謀反

國有常刑何至如此若以為忠孝則太子諸王先食

之矣豈至卿邪行恭慙而拜謝二月壬午上問諫

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說苑堯釋天下舜受

之作為飲器斬木而裁之猶漆黑之諸侯侈國之不服者十有三此何足諫對曰奢

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

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復扶又翻上曰然朕

不教而官
皇子每患
此唐尤甚

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
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不為于如此欲無

危亡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遂良上疏

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

見二十四卷漢宣帝地節二年穉與今皇子幼穉未

知從政不若且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長

兩上以為然 壬辰以太子詹事張亮為洛州都督

侯君集自以有功而下吏見上卷十四怨望有異志

亮出為洛州君集激之曰何人相排亮曰非公而誰

君集曰我平一國來逢嗔如屋大嗔昌安能仰排因

攘袂曰鬱鬱殊不聊生公能反乎與公反亮密以聞

上曰卿與君集皆功臣語時旁無他人若下吏君集

必不服如此事未可知卿且勿言待君集如故 郿

州都督尉遲敬德表乞骸骨郿音膚尉乙巳以敬德

為開府儀同三司五日一參參猶丁未上曰人主

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

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少詩沼翻則危亡隨之此

其所以難也 戊申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

趙郡元王孝恭謚法茂績丕德曰萊成公杜如晦如

大處分

始封蔡國公既薨徙封萊國公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

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袁忠壯公

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

謚法好廉自克曰節鄭音云下同譙襄公柴紹柴紹當作許紹邳襄公長孫

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郟襄公張公謹盧公程

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公唐儉

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書爵不書謚者其人

存書爵書謚者其人已死南部新書曰凌煙閣在西

內三清殿側畫功臣皆北面閣中有中隔內而北寫

功高侯王隔外面次第功臣程大昌曰閣中凡設三

層次第功臣此三隔者雖分內外其所畫功臣象貌

皆面北恐是在三清殿側以北而為恭邪余謂北面

者臣禮也非以在三清殿側之故齊州都督齊王祐性輕躁其舅

尚乘直長陰弘智說之曰尚乘局屬殿中監有奉御

辨其龕良而率其習馭者也乘王兄弟既多陛下千

秋萬歲後宜得壯士以自衛祐以為然弘智因薦妻

兄燕弘信燕因肩翻祐悅之厚賜金玉使陰募死士上選

剛直之士以輔諸王為長史司馬諸王有過以聞祐

昵近羣小好畋獵昵尼質翻近其長史權萬紀驟諫

不聽壯士咎君暮梁猛彪得幸於祐萬紀皆劾逐之

咎子感翻劾戶祐潛召還寵之逾厚上數以書切責

祐萬紀恐并獲罪謂祐曰王審能自新萬紀請入朝

繫翻又戶得翻

言之乃條祐過失迫令表首數所角翻朝直遙祐懼

而從之萬紀至京師言祐必能悛改悛丑緣翻上甚喜勉

萬紀而數祐前過以勅書戒之數所翻祐聞之大怒曰

長史賣我勸我而自以為功言萬紀勸祐令自首而

所賣也必殺之上以校尉京兆韋文振謹直用為祐府

典軍唐諸府各有校尉每一校尉領旅帥二人王國

親事府府帳內府各有典軍二人正五品上副典

軍二人從五品上掌率校尉以文振數諫祐亦惡之

下守備陪從之事校戶教翻出悉解縱鷹犬斥君暮猛彪不得見祐會萬紀宅中

有塊夜落塊苦對翻土塊萬紀以為君暮猛彪謀殺已悉收

繫發驛以聞并劾與祐同為非者數十人劾戶槩翻

上遣刑部尚書劉德威往按之事頗有驗詔祐與萬

紀俱入朝祐既積忿遂與燕弘信兄弘亮等謀殺萬

紀萬紀奉詔先行祐遣弘亮等二十餘騎追射殺之

騎奇寄翻祐黨共逼韋文振欲與同謀文振不從馳

走數里追及殺之寮屬股慄稽首伏地莫敢仰視稽音

啓祐因私署上柱國開府等官開庫物行賞驅民入

城繕甲兵樓堞置拓東王拓西王等官吏民棄妻子

夜繼出亡者相繼祐不能禁乘夜繼城而出恐為逆

翻馳偽三月丙辰詔兵部尚書李世勣等發懷洛汴宋

潞滑濟鄆海九州兵討之濟子禮翻上賜祐手勅曰

吾常戒汝勿近小人正為此耳近其斬翻祐召燕弘

亮等五人宿于臥內餘黨分統士衆巡城自守祐每

夜與弘亮等對妃宴飲以為得志戲笑之際語及官

軍弘亮等曰王不須憂弘亮等右手持酒卮左手為

王揮刀拂之為干偽翻祐喜以為信然傳檄諸縣皆莫肯

從時李世勣兵未至而青淄等數州兵已集其境淄州

淄川郡武德元年分齊州之淄川置為郡齊府兵曹杜行敏等唐六典王

參軍專掌武官簿書陰謀執祐祐左右及吏民非同

謀者無不響應庚申夜四面鼓譟聲聞數十里聞音

祐黨有居外者衆皆攢刃殺之祐問何聲攢但九翻左右

給云英公統飛騎已登城矣李世勣封英國公飛騎

騎音寄行敏分兵鑿垣而入非門屯兵也給蕩亥翻祐與弘亮等被甲執兵

入室閉扉拒戰垣于元翻行敏等千餘人圍之自旦

至日中不克行敏謂祐曰王昔為帝子今乃國賊不

速降立為煨燼矣煨烏回翻因命積薪欲焚之祐自牖間

謂行敏曰即啓扉獨慮燕弘亮兄弟死耳行敏曰必

相全祐等乃出或扶弘亮目投睛於地扶於决翻餘

皆搯折其股而殺之執祐出牙前示吏民還鑱之於

東廂齊州悉平乙丑勅李世勣等罷兵祐至京師賜

杜行敏

死于内侍省

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皆内官也前漢

宮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為宮官晉置大長秋卿為後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内侍省煬帝改為長秋監武德初復為内侍省同黨誅者四十四人餘皆不問祐之初

羅石頭

高君狀

反也齊州人羅石頭面數其罪援槍前欲刺之數所具翻

援于元翻為燕弘亮所殺祐引騎擊高村村人高君

狀遥責祐曰主上提三尺劍取天下億兆蒙德仰之

如天王忽驅城中數百人欲為逆亂以犯君父無異

一手搖泰山何不自量之甚也量音良祐縱擊虜之慙

不能殺勅贈石頭亳州刺史以君狀為榆社令隋義寧元年屬韓

年分上黨之鄉縣置榆社屬并州武德元年屬韓

以杜行敏為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其同謀執祐者

官賞有差上檢祐家文疏得記室郊城孫處約諫書

孫處約

郊城即漢潁川郡之郊縣也後魏置郊城縣及龍山縣隋開皇初改龍山曰汝南十八年改汝南曰輔城

大業初改輔城曰郊城併後魏之郊城地屬焉師古曰郊音夾處昌呂翻嗟賞之累遷中

書舍人庚午贈權萬紀齊州都督賜爵武都郡公謚

曰敬韋文振左武衛將軍賜爵襄陽縣公初太子

承乾喜聲色及畋獵喜許記翻所為奢靡畏上知之對宮

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相褻

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褻息刻翻輒迎

拜歛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

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

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亡奴謂官奴之親亡命在逃者親

臨烹煑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

飾廝音斯今人讀若瑟好呼到翻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為一落

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燾及幃旗設穹廬太子

自處其中燾徒到翻處昌呂翻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

又暗徒濫翻又徒覽翻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

喪儀因僵臥于地眾悉號哭僵居良翻號戶高翻跨馬環走臨

其身勞面良久太子歎起環音宦勞里之翻歎音勿翻曰一朝有

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金城恐當作金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西

然後解髮為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

自謂得為思摩典兵當一設之任必當表表自見史言承乾之狂愚左庶子于志寧右

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數所角翻下素數上數同上嘉之賜二人

金帛以風勵太子風音諷又如字仍遷志寧為詹事志寧與

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

上時掌翻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元昌上弟也上數譴責之由

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為二隊

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氊甲操竹稍被皮義翻操七高翻稍色

角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為娛樂陳讀曰陣呼火故翻樂音

洛下不樂同有不用命者披樹擣之披其手足引之就樹而擣之擣陟瓜翻

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將即亮翻觀其戰鬪豈不樂哉又曰我

為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眾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

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折而設翻上命黃

門侍郎韋挺攝泰府事後命工部尚書杜楚客代之

二人俱為泰要結朝士為于偽翻要一遙翻下同楚客或懷

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為上嗣文武之臣

各有附託潛為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為泰府典

籤上封事其中皆言泰罪惡勅捕之不獲籤上時太

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樂童童子能執樂隸籍太常者稱心其名也舊書承乾傳

云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時加寵幸號曰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

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

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誚才笑翻太子意

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

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

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

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

紇下沒翻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壻賀蘭楚石為東宮千牛

東宮左右內率府有千牛十人掌執千牛刀侍奉左右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

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數所君集以太

子暗劣欲乘釁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

手當為殿下用之為于偽翻又曰魏王為上所愛恐殿下

有庶人勇之禍以隋事動太子若有勅召宜密為之備太子

大然之太子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

儼頓丘縣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齊省隋開皇十

六年復置屬魏州武德初屬澶州貞觀初廢澶州使訶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

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為之力戰訶火迴翻又休正翻語牛倨翻為于偽翻

上以為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

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比毗至翻

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

公趙節慈景之子也趙慈景高祖使之攻河東為堯君素所殺母曰長廣

公主長廣公主高祖之女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尚城陽

公主上女也皆為太子所親暱暱尼質翻預其反謀凡同謀

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

引兵入西宮西宮謂大內以在東宮西故稱之杜荷謂太子曰天文

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

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

于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止可二十步耳與卿

為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

大理獄當死

為紇干承基告變
張本治直之翻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六

